

# 云南宁蒗壮族摩公经书文字初探\*

李锦芳 姜亚飞 黄海暑

**[提要]** 云南宁蒗壮族摩公主持红白喜事等传统活动中使用的经文用一种独特的文字书写。这种文字为自造字与借用汉字（包括变构汉字）混合的拼盘型文字，是一种新发现的少数民族使用的文字，已有一定的历史。文字结构以左右、上下为主，也有包围、嵌入、交叉和其他结构形式。文字的构造方法包括摹形、象形、会意、指事、假借、变构（汉字变异）等。摩公能识读部分文字，有一部分文字可读不可知义，有一部分文字音义不详。

**[关键词]** 宁蒗 壮族 古文字 研究

云南省丽江市宁蒗彝族自治县永宁乡和拉伯乡部分村寨分布有2千余壮族人口，其先民约两三百年来由贵州辗转迁徙而来，与滇北、川南金沙江流域其他地区零散分布的壮族、布依族语言文化接近（丽江地区行署民族宗教事务局、丽江地区行署地方志办公室 2001；云南省宁蒗彝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 1993）。

壮族、布依族等侗台语民族民间传统仪式的活动主持者称为“摩公”，由男性担任，一般主持红白喜事、祝寿、禳灾、祈福等活动，大多使用经书文本。宁蒗壮族地区摩公经书使用的文字较为独特。2000年，宁蒗当地政府文化部门干部首先发现了这种文字，随后在调研报告中作了报道并描摹了部分字符（和建全、张雪英 2003）。从事地质工作的民族文化爱好者罗祖虞先生（2016:73-111）影印、列举了部分经文并尝试汉译，还介绍了一份民国时期美国传教士从今丽江古城区壮族村寨获得并带出境外、现存于哈佛大学图书馆的临摹件，与宁蒗壮族摩公经书文本十分相似。迄今为止，学术界尚未能对此种文字及文献进行较为明晰、全面的介绍和翻译。


我们曾对宁蒗壮族地区的语言进行较全面的调查，完成了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课题调研工作，发表了专题论文（李锦芳、黄海暑 2018），并在此基础上于2018年9-10月间专门对该地区壮族摩公经书使用的独特文字进行了调查。永宁乡的两位壮族摩公，拉丁古村的王开明先生（1963年生，初中文化）和者波桥村的刘金才先生（1961年生，初中文化）协助了我们的调查。两位摩公对摩经文本字句进行了尽可能的诵读和释义（课题组摄录存档），使我们得以较为全面地了解到其使用的文献和文字的情况。摩公们能诵读文本中的一些页面，但不能完整理解其中的内涵意义，仅了解部分字符意义和少数句义。相当多的页面则既不能诵读也不能解义。

\* 本研究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发现民族古文字调查研究与数据库建设（14ZDB105）”阶段性成果。

本文主要从文字学角度对宁蒗壮族地区这种新发现文字的使用情况、文字来源、结构、造字法及字义作初步分析，为今后更加深入地认识这种文字甚至对其书写的经文进行翻译整理做一项基础性研究工作。

### 一 宁蒗壮族“摩陀经”文献

壮族、布依族摩公广泛使用类汉文字方块壮字、方块布依字来书写经文，但是宁蒗壮族摩公使用的经书文本并非使用此类文字书写，而是一种以自造字符为主、杂夹汉字以及变异汉字的“拼盘文字”，我们暂称之为“宁蒗壮族摩公经书文字”（以下简称“摩经文字”）。宁蒗壮族摩公从事传统民俗事象活动时，需念诵“摩经”，包括口头语篇（没有文本）及使用该摩经文字书写的经书文本。宁蒗壮语称“摩经”为  $mu^{33}tu^{24}teij^{33}$  “摩陀经”，文本部分又称为  $sv^{33}teij^{33}mu^{33}tu^{24}$  “摩陀经书”。 $mu^{33}$ （摩）意为“念诵”， $sv^{33}teij^{33}$ （书经）即“经书”， $tu^{24}$ （陀）即  $pxu^{55}lau^{31}tu^{24}$ （布洛陀，壮族、布依族等壮侗民族传说中的创世神）。将摩经命名为“布洛陀经”，意指布洛陀所传授的“法经”，借以提高经文的威信，同时也说明其历史可能比较久远。宁蒗壮族“摩陀经”常由摩公为故去老人做“法场”时念诵，包括敬酒经、指路经、送佛经、招魂经、改罪经等内容。平日其他祈福禳灾、求吉避祸等仪式，摩公也会念诵或查对“摩陀经”以判断凶吉。

我们调查到的“摩陀经”文本有3册，系王、刘二位摩公的王姓师傅（者波桥村人，已故）所传，为纸质毛笔抄本，具体传承年代暂不得知。第1册40页，第2册19页，第3册6页，共65页。其中，第1册中有32页为图符，8页为字符；第2册与第3册均为字符。3册总字符数计281个，共出现1443频次，出现频次最高的是数字、天干地支字符，如“十、（龙）、二、三、申”分别出现63、45、44、42、34次。第1册图符内容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摩公仪式、场面的描绘记录（4幅），另一类为吉凶卦象的表现（54个），共计58个。文本自上至下、自右至左书写，类似传统汉文书写形式。3册摩经中，第1、2册内容主要为选日择时、日常生活行为“预测”；第1册图符之外的字符页（8页）及第3册（6页）内容为“阴间”通关书，摩公要抄写一部分到绵纸上，死者入葬前烧掉，祈愿其顺利通达“阴间”。

宁蒗壮族摩经文本扫描样页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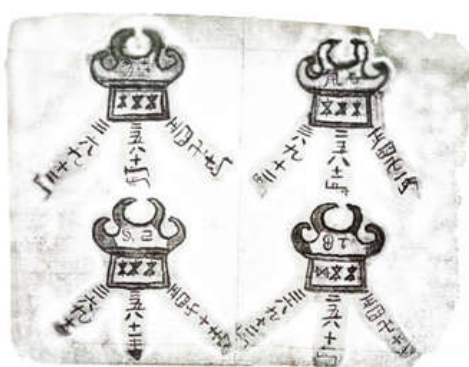


图1 择吉时图符



图2 丧葬仪式场景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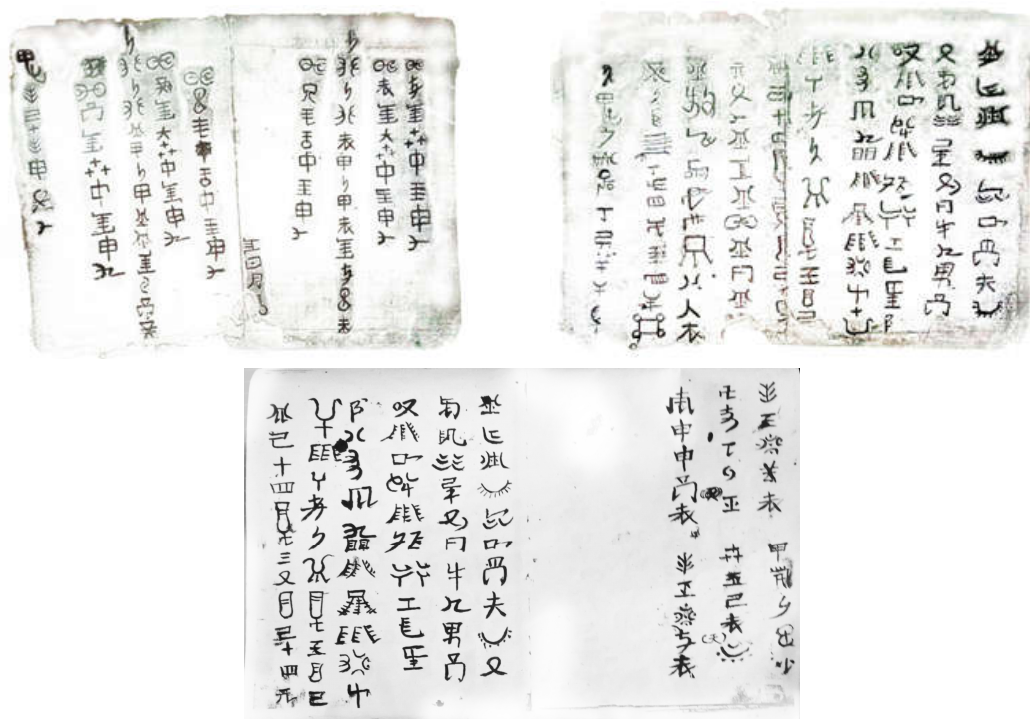


图3 诵读经文样页



## 二 文字来源、性质及结构

宁蒗壮族摩经文字属于自源字和借源字混合的拼盘型文字，其字符由自造字和借用字构成，整体数量上自造字占比高于借用字。借用字均来源于汉字，或在汉字字形基础上重组结构而成，故亦可称“汉源字”。

自造字如：

汉源字及其变体如： (周)、 (男)、 (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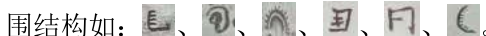
摩经文字属于民间宗教经书用字，用于满足一些民间信仰理念、择吉的表达需求，并不能记录口头语言，其创制目的也不是为了记录口头语言。它仍处于文字发展的早期阶段，与水书、东巴文等类似，但其抽象字符比例又比较高，应该经历了一定的历史发展过程。


从字符结构上看，摩经文字结构比较简洁、匀称，多半字符可归入方块字一类，其字符的间架结构比较注意周长的控制和字符间的大小匀称，以及上下、左右、内外结构协调。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字符没有发展到方块字阶段，特别是摹形、象形字，注重对表意对象的直观白描，规整性和抽象性不足，如  $l\alpha^{24}t\alpha u^{21}$  “桃”、  $t\alpha^0\eta x^{21}$  “蛇”。非方块形状字体均出现在自造字中。这种文字体态结构体现的正是拼盘型和早期文字的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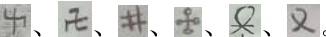
摩经文字中自造字的字符结构可分为左右结构、上下结构、包围结构、嵌入结构、交叉结构和特殊结构6类。需要指出的是，目前摩经文字大部分字符意义不可解，对于多个部件构成的字符中每一部件的含义更不可解，对于一部分能解读的字符也只知道其作为整体字符的含义，待研究深入后，可加强对其字符结构组成规律、特点的分析。

1. 左右结构：较为常见，自左向右书写。有左右完全对称的，也有部分对称或者不对称的。例如：

2. 上下结构：也较常见，自上而下书写。有上下完全对称的，也有部分对称的。例如：

3. 包围结构：分为全包围结构和半包围结构两类。全包围结构如：；半包围结构如：

4. 嵌入结构：在外部笔画内嵌入一些笔画。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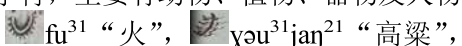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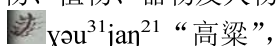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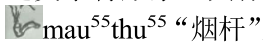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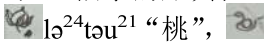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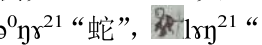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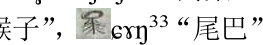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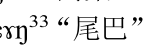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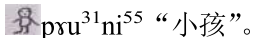
5. 交叉结构：字符笔画交错。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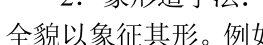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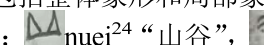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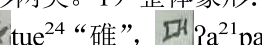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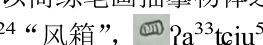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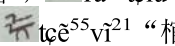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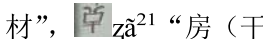

6. 特殊结构：不少字符的各个构成单位之间的成字方式具有特殊性，无法进行结构归类，有的可能是描摹象形。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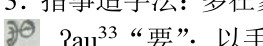
从文字的间架结构来看，宁蒗壮族摩经文字应该是一种具有一定成熟度的文字。从现有字符资料中，不仅能够作出一定的字符结构归类，在其规律、特点等方面也能进行一定的分析。这说明这种文字经历了一定的发展过程，具有一定的体系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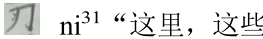
### 三 造字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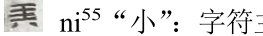
宁蒗壮族摩经文字大部分字符不能解读，这里主要分析已识别字符的造字法，但少量不能释读的字符我们也尝试分析其构字方法。初步分析，摩经文字的构造方法至少包括如下几种：摹形、象形（整体和部分）、会意、指事、假借、变构（汉字变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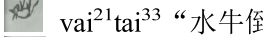
1. 摹形造字法：通过描摹实物形成图画来构成字符，主要有动物、植物、器物及人物。这类字符形象、具体，注重描摹的原真性。例如： fu<sup>31</sup> “火”， yəu<sup>31</sup> jaŋ<sup>21</sup> “高粱”， mau<sup>55</sup> thu<sup>55</sup> “烟杆”， lə<sup>24</sup> təu<sup>21</sup> “桃”， tə<sup>0</sup> ŋɿ<sup>21</sup> “蛇”， lɿŋ<sup>21</sup> “猴子”， ɛŋ<sup>33</sup> “尾巴”， pɿu<sup>31</sup> ni<sup>55</sup> “小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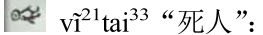
2. 象形造字法：包括整体象形和局部象形两类。1) 整体象形：以简练笔画描摹物体之全貌以象征其形。例如： ŋuei<sup>24</sup> “山谷”， tue<sup>24</sup> “碓”， ?a<sup>21</sup> pai<sup>24</sup> “风箱”， ?a<sup>33</sup> tɕiu<sup>55</sup> “簸箕”。2) 局部象形：取物体大部或者代表性部位以象征其全形。例如： tɕe<sup>55</sup> vi<sup>21</sup> “棺材”， zā<sup>21</sup> “房（干栏房）”， kə<sup>55</sup> xuai<sup>24</sup> xun<sup>33</sup> 以四方子实表示“收获”。


3. 指事造字法：多在象形字符基础上添加抽象、简练的符号，指向某一相关语义。例如： ?au<sup>33</sup> “要”：以手（左部）取物（右部），表示“拿取”。圆圈表示物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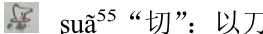
 ni<sup>31</sup> “这里，这些”：形似汉字“刀”之上加二点，表示指向（这）、小量（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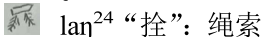
 ni<sup>55</sup> “小”：字符主体部件下加二点表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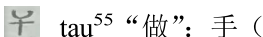
 vai<sup>21</sup> tai<sup>33</sup> “水牛倒毙”：以水牛倒地四肢朝天状表示水牛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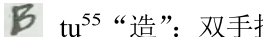
 vi<sup>21</sup> tai<sup>33</sup> “死人”：倒地仰天状表示人死。











 tɕa<sup>55</sup> kaŋ<sup>33</sup> ki<sup>21</sup> “握拳”：拳头紧抓表示握拳。






 ɕuā<sup>55</sup> “切”：以刀及待切物组合表达。

 laŋ<sup>24</sup> “拴”：绳索拴根须，义为“根须多，须拴住，此日不吉”（用于择日）。根须上画一圈绳索表示“拴住根须”。




 tau<sup>55</sup> “做”：手（上部）持工具（下部）以示劳作。













 tu<sup>55</sup> “造”：双手扶起柱子以示“造（建筑物）”。






4. 会意造字法: 通过多个字符或部件组合成一字来表义, 有的是同形组合, 有的是反向组合。例如:   $tun^{33}$  “互相”, 以左右二手相拉表示动作的互动义。  $to^0van^{21}$  “鬼”, 两个张牙舞爪样的鬼怪反向组合表神鬼。  $tsru^{21}$  “时”, 正反向二字组合表时辰、时间, 所组合二部件原义尚待考证。, , ,  等字以相同二字符组合成一字表义, 可能属于会意字, 但这一部分暂不能释读。此外, , ,  等字因其构字字符的意义不明, 有的字其中一个符号笔画还比较简练, 因此到底属于会意还是指事造字法有待确定。

5. 假借造字法: 这是一种跨语言文字体系的假借法, 即借用汉字音表达宁蒗壮语意义, 该字不表达汉字本义。例如:   $mi^{33}$  “不”,   $tsuon^{24}$  “桌”,   $fe^{33}$  “种子”,   $van^{21}$  “鬼”,   $tau^{55}$  “做”。借同音、近音汉字表本族语言音义、记录本族语言是壮族、布依族、侗族、瑶族等南方民族的普遍做法, 长期以来还积累了大量此类文献(其中也包含少量自造字)。但宁蒗壮族摩经文字中属于这一类的较少。

6. 变构造字法: 专指借用汉字并改变其构形, 形成宁蒗壮族摩经字符。具体如下:

(1) 反向: 包括整体反向和部分反向, 多见左右反向。例如:  “男”,  “午”,  “未”。


























(2) 增减笔画: 在原汉字字形基础上增加或减少笔画, 同时多对形体作调整处理。例如:  “甩(扔)”,  “乙”,  “金”,  “龙(龍)”,  “凶”,  “戌”,  “亥”,  “申”,  “土”,  “周”。有的在增减笔画的同时还作反向处理, 例如:  “水”,  “正”。







(3) 重构: 在原汉字基础上重新构形, 所造字与源字仍然形似, 但已明显有别。例如:   $nax^{21}$  “壬”,   $phx^{31}$  “丙”,   $tshe^{31}$  “子”,   $tcax^{33}$  “庚”,   $tcic^{21}$  “吉”。

由于文献中所出现的字符数量有限, 且多数不可释读, 宁蒗壮族摩经文字中是否包含形声字暂不可知。形声字是文字使用发展到较高阶段的产物, 形成一批表音字符后才会出现, 而宁蒗摩经文字可能还处于早期发展阶段, 尚未出现形声字, 或者说形声字数量很少。

#### 四 异体字





文字系统多见一字多形的异体字现象, 尤其是缺少规范化的文字。宁蒗壮族摩经文字中也存在一定数量的异体字, 例如:




$?a^{55}$  “水”: 、;  $tue^{24}$  “碓”: 、;  $uei^{24}/tau^{55}$  “山谷”: 、;  $?au^{33}$  “要”: 、;  $tu^{55}$  “造”: 、;  $se^{33}$  “申”: 、;  $sui^{55}$  “戌”: 、;  $phx^{31}$  “丙”: 、;  $nax^{21}$  “壬”: 、;  $tsxi^{24}$  “巳”: 、;  $kui^{55}$  “癸”: 、;  $mxi^{24}$  “未”: 、;  $tsxi^{21}$  “辰”: 、、、;  $tcx^{33}$  “金”: 、。

摩经文字部分只可读不可解, 其中有一些音同但写法有一定差异的字, 我们初步判断也属于异体字。例如:  $caj^{33}$  、;  $yuj^{21}$  、;  $xl^{55}tsl^{33}ni^{21}$  、;  $tue^{55}$  、。

摩经文字的异体字除了自造字, 不少为汉字天干地支用字的变体。同一组异体字的字形关系包括如下几种:




(1) 笔画反向: 如“水” —, “要” —, “巳” —。

(2) 笔画、部件多少: 如“未” —, “山谷” —。

(3) 笔画长短: 如“申” —, — (不可释义)。

有的异体字字形近似, 如“金” —; 有的差异较大, 如“癸” —, “辰” 。



———。字形差异较大的异体字不排除有原形和简体关系的可能。











一定数量异体字的出现说明摩经文字具有一定的历史和较广的流行范围，经过积累，不同时间、不同地方、不同使用者的相异写法被记录下来，并被人们接受，形成异体字写法的一些共识，在文字书写中共同使用。异体字的使用可能是抄写者有意为之，也可能是无意为之，依旧本样照实书写而形成。

## 五 文字、图符探义

摩经文字作为一种刚被发现、几近失传并仅限于极少数民间宗教人士使用的古文字，要对其进行完全破译是十分困难的。我们在摩公王先生、刘先生二人的协助下，对图符、字符内容、意义作出尽可能的理解和分析，但相当部分字符的意义他们也不能确定。据称其师傅在世时也未能理解大部分字符的字义，部分经文能念但不知其意，称会念即可。估计这部分经文已有相当长时间不被摩公们所理解了，这种只念其文不知其确切意义的宗教诵经并不少见。本文分图符、字符两部分进行释义。图符分卜卦和仪式场景两类。字符有的可解，有的不可解，文本念诵中出现一些音节而无相应文字，我们也照实转写音标列出。

### （一）图符释义

宁蒗壮族摩公经书包含 58 个图符，其中“吉凶”卦象图符 54 个，摩公仪式、场面图画 4 幅。出现在第 1 册第 1-34 页，共 34 页。



1. 卜卦图符：卜卦图符（例见图 1）中，“”外框表示“房子”，代指家、家乡。房子上半部分的“”表示所占卜的时辰（西庚），通常是对未来时间的预测。下半部分的“”表示“人”，房子里出现多个“”字符时，表示“人丁兴旺”；该字符为一个或两个时，表示家人较少。“”横放变成“”时，表“死人”。图符最底部的“”表示“凶”，“”表示“吉”。每个图符整体会出现有凶有吉的情况，当“”字符的数量多于“”字符的数量时，表示所问之事凶的概率大于吉，反之则意义相反。当二者数量一样多时，表示“不凶不吉”。图符结构较简单，意义简明，内容主要包括时间、位置、吉凶三方面。摩公对卦象进行占卜解释后就可以对所问之事进行适当“预测”，为主人家行事给出一定的参考“建议”。

2. 仪式场景图符：宁蒗壮族摩公经书包含 4 幅仪式场景图符（图 2 列举了 2 幅）。与卜卦图符的占卜作用不同，仪式场景图符主要是对摩公仪式、做法场面的记录。例如图 2 记录了为逝者做“法事”的仪式：图中十二地支字符，表示时间；人物为逝者孝子；竖起的杆子为幡杆，是用砍下的松柏树打桩立起的；腰间佩剑者为摩公，正在幡杆旁做法事。摩公做“法事”时往往手持“祛邪”木剑，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 （二）字符释义

从目前掌握的 3 份摩经文本统计看，共有 281 个字符（重复出现的只记一次）。其中 104 个可以解读，73 个可读不可解，82 个不可读不可解，另有 22 个摹形字符。能读能解的字符相当一部分表示数字、天干地支、五行，余下为字义指“山谷、要、造、小、这”等一些常见名词、动词、形容词、代词等的字符。















字符可分 5 部分解析，即可读可解字符、可读不可解字符、不可读不可解字符、有音无字音节、摹形字符。“可读可解字符”指能读、能释义的字符；“可读不可解字符”指能读、不能释义的字符；“不可读不可解字符”指不能读、不能释义的字符；“有音无字音节”指文
























本诵读过程中需念出来但无字符记写的情况，其出现位置固定、意义明确，且种类、频次具有可统计性，故特列出一类；“摹形字符”字形具体直观，表意直接明了，数量不多，也单列一类。摩经文字存在同一字形多种读法的情况，读法不同意义也不同。如， 读“mi<sup>33</sup>”“mai<sup>31</sup>”两音，前者意为“不，不能”，后者意义暂不可解； 读“pxu<sup>31</sup>”“tue<sup>55</sup>”两音，前者意为“位（人）”，后者意义暂不可解。出现此类现象时，则根据解读情况将字符分至不同类别。









1. 可读可解字符：共有 104 个，频次计 1123 次。分布在经文第 1 册第 35-38 页，共 4 页；第 2 册第 1-19 页，共 19 页；第 3 册第 1-2 页，共 2 页。3 册合计 25 页。

(1) 数字类：共出现 11 个，频次计 374 次。除了“五”有两种字形外，十以内的其他数字均只有一种字形。十以外的数字表达方法与汉字数字用法相同，例如“十一”、“二十一”。数字类字符在文献中的出现多指农历月份，字符及解释具体如下（括号内数字指在摩经中的出现频次）： ŋi<sup>55</sup> “一”（32）， ŋei<sup>24</sup> “二”（44）， saŋ<sup>33</sup> “三”（42）， sxi<sup>55</sup> “四”（28）， 五（16） ŋu<sup>31</sup> “五”， lo<sup>24</sup> “六”（30）， tse<sup>55</sup> “七”（25）， pa<sup>55</sup> “八”（27）， khvu<sup>31</sup> “九”（33）， tso<sup>24</sup> “十”（64）。









(2) 天干地支类：天干类字符共出现 14 个（包括异体字），频次计 188 次，其中“丙”有 4 种写法，“壬”和“癸”各有 2 种写法，其他天干字符均只有 1 种写法。地支类字符共出现 23 个，频次计 281 次，其中“辰（龙）”有 4 种写法，“午（马）”有 3 种写法，“巳（蛇）”、“未（羊）”、“酉（鸡）”和“戌（狗）”各有 2 种写法，其他地支字符均只有 1 种写法。

十天干类<sup>①</sup>： ko<sup>55</sup> “甲”（23）， ŋi<sup>55</sup> “乙”（23）， (8)  (3)  (2)  (4) phŋj<sup>31</sup> “丙”， tyŋ<sup>33</sup> “丁”（25）， mo<sup>24</sup> “戊”（18）， tchi<sup>31</sup> “己”（20）， tcaŋ<sup>33</sup> “庚”（16）， (21)  (6) nŋj<sup>21</sup> “壬”（有时指“射”，壮语音同 nŋj<sup>21</sup>）， (18)  (1) kui<sup>55</sup> “癸”。

十二地支类： tsho<sup>31</sup> “子（鼠）”（26）， phou<sup>31</sup> “丑（牛）”（19）， jŋj<sup>21</sup>/nɛ<sup>21</sup> “寅（虎）”（7）， mo<sup>31</sup> “卯（兔）”（24）， luŋ<sup>21</sup> “辰（龙）”（45）， (3)  (1)  (1) tsi<sup>21</sup> “辰（龙）”， (18)  (1) tsi<sup>24</sup> “巳（蛇）”， fu<sup>55</sup> “午（马）”（3）， (1)  (1) ŋu<sup>31</sup> “午（马）”， (14)  (4) mxi<sup>24</sup> “未（羊）”， sŋ<sup>21</sup> “申（猴）”（18）， (34)  (1) sɛ<sup>33</sup> “申（猴）”， (21)  (1) zɯ<sup>31</sup> “酉（鸡）”， (21)  (1) sui<sup>55</sup>（口语读 se<sup>55</sup>）“戌（狗）”， yai<sup>24</sup> “亥（猪）”（16）。

(3) 五行类：共有 8 个，频次计 79 次。“金”“水”“火”各有 2 种写法，“木”（与“未（羊）”写法相同）“土”各有 1 种写法。分别为： (24)  (16) tɕŋj<sup>33</sup> “金”， mxi<sup>24</sup> “木（松柏木、石榴木等）”（16）， (5)  (1) ŋa<sup>55</sup> “水”， fu<sup>31</sup> “火（山头火、炉中火、山下火等）”（13）， xo<sup>31</sup> “火”（1）， naŋ<sup>24</sup> “土”（3）。

(4) 其他：主要有名词、动词、形容词、量词等 48 个字符（包括异体字），出现频次计 201 次。释义如下：

字符								
读音	ni <sup>31</sup>	ŋau <sup>33</sup>	ŋau <sup>33</sup>	tɕŋj <sup>33</sup>	lan <sup>24</sup> ; mu <sup>21</sup>	pxu <sup>31</sup>	tsuoŋ <sup>24</sup>	tsuoŋ <sup>24</sup> saŋ <sup>33</sup>
意义	这里、 这个	要、用；娶	拿、要	金； 正（月）	拴 <small>（根须多，需 拴，否则犯冲）</small>	位（人）	桌子	高脚凳
频次	16	20; 9	5	4	3	6	2	5

<sup>①</sup> 天干类字符独缺“辛”未见于所存文本。

字符								
读音	ʔa <sup>21</sup> paɪ <sup>24</sup>	lan <sup>24</sup> γəu <sup>31</sup> jan <sup>21</sup>	γəu <sup>31</sup> jan <sup>21</sup>	tue <sup>24</sup>	tue <sup>24</sup>	fə <sup>31</sup> sei <sup>33</sup>	pʰe <sup>31</sup> vɿ <sup>21</sup>	thu <sup>31</sup>
意义	风箱	束高粱	高粱	碓	碓	犯冲	犯(冲)	犯(冲)
频次	4	1	2	1	1	12	12	8
字符								
读音	zə <sup>21</sup>	ʔa <sup>21</sup> paɪ <sup>24</sup>	tu <sup>55</sup>	tɕɿŋ <sup>33</sup>	fɛ <sup>33</sup>	ʔi <sup>33</sup>	ma <sup>33</sup>	vaŋ <sup>21</sup>
意义	房子	风箱	造(房)	正	种子	刀	鬼	鬼
频次	3	4	5	5	1	1	8	1
字符								
读音	mi <sup>33</sup>	tau <sup>55</sup>	tau <sup>55</sup>	tɕiu <sup>55</sup>	nɿu <sup>31</sup>	ŋuei <sup>24</sup>	tɕɿu <sup>21</sup>	tau <sup>55</sup>
意义	不	做	做	簸箕	弩	山谷	时	山谷
频次	1	2	3	1	2	1	3	1
字符								
读音	ni <sup>55</sup>	ni <sup>55</sup>	ɛɿŋ <sup>33</sup>	tu <sup>55</sup>	dɛ <sup>31</sup>	fu <sup>33</sup> xau <sup>55</sup>	pə <sup>31</sup>	ni <sup>55</sup>
意义	小	小	尾巴	造	得、能	嘴(义为“说”)	媳妇	小
频次	2	1	3	3	1	15	4	1
字符								
读音	ta <sup>33</sup> lu <sup>55</sup>	tɕɛ <sup>55</sup> vɿ <sup>21</sup>	tɕi <sup>21</sup>	tɕi <sup>21</sup>	kɛ <sup>55</sup> xuai <sup>24</sup>	tuŋ <sup>33</sup>	vɿŋ <sup>24</sup>	taŋ <sup>33</sup>
意义	兔子	棺材	吉	吉	收获	互相	甩, 扔	敬香
频次	4	2	1	1	3	3	3	1

宁蒗壮族摩经文字有“训读”现象,形成一字多义功能,一为本义,一为引申义。例如, ,音  $thu^{31}$  ,本义“犯(冲)”,但因该字音同汉字“土”,又被赋予“泥土”义,读音则按壮语音读为  $naŋ^{24}$  “泥土”。这种一字多音多义现象,需根据上下文判断该字的读音及意义。又如 、  $tɕɿŋ^{33}$  ,本义“金”,汉借词,因其音同壮语“正(月)”,所以又被赋予这一意义。再如, 字读  $dɛ^{31}$  ,意为“得、可以、能”,系采汉字义读壮语音。  $mɿ^{24}$  “未(时辰)”,与壮语“树木”<sup>①</sup>音同或音近,故又被赋予“树木”义。训读现象需要根据上下文来判断字义,这种手段在方块壮字、方块布依字中也常见。

2. 可读不可解字符:可读不可解字符共出现 73 个(包括异体字),出现频次计 171 次,零散分布在各页码中。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汉字或变构汉字字符,部分读汉字音,但所指意义并不清楚。例如:  $ʔa^{33}$ 、  $tɕɿu^{33}$  (“周”字变构)。部分读汉字义的壮语音,相当于训读,但该字符并非表示该汉字义。例如:  $lɿŋ^{31}$ 、  $vɿŋ^{21}$ 。此类字符如下:

字符							
读音	ɛaŋ <sup>33</sup>	ɛaŋ <sup>33</sup>	ei <sup>55</sup>	fəŋ <sup>31</sup>	γuŋ <sup>21</sup>	γuŋ <sup>21</sup>	kai <sup>33</sup>
频次	12	6	2	2	3	3	2

<sup>①</sup> 宁蒗壮语口语“树木”读  $vɿ^{21}$  ,其他壮语、布依语土语有读  $mai$ 、 $mei$  之类的音,该读法也许是早先其他地区影响所致。



字符								
读音	liŋ <sup>31</sup>	mai <sup>31</sup>	naŋ <sup>21</sup>	naŋ <sup>21</sup>	ŋau <sup>21</sup>	ʂ <sup>55</sup> ʂ <sup>33</sup> ni <sup>21</sup>	ʂ <sup>55</sup> ʂ <sup>33</sup> ni <sup>21</sup>	tā <sup>24</sup>
频次	1	1	10	1	4	1	1	5
字符								
读音	tā <sup>24</sup>	tiŋ <sup>24</sup> kaŋ <sup>33</sup>	tue <sup>55</sup>	tue <sup>55</sup>	tue <sup>55</sup>	zɿ <sup>31</sup> sɿ <sup>33</sup>	zɿ <sup>31</sup> sɿ <sup>33</sup>	ma <sup>33</sup>
频次	3	3	5	1	1	15	5	1
字符								
读音	ŋau <sup>21</sup>	ŋau <sup>21</sup>	ʂ <sup>33</sup>	yaŋ <sup>24</sup>	ma <sup>33</sup>	mɿu <sup>24</sup>	mi <sup>33</sup> ma <sup>33</sup>	ʂ <sup>33</sup> ni <sup>21</sup>
频次	7	1	4	1	1	1	1	1
字符								
读音	ni <sup>31</sup>	ʂ <sup>55</sup>	taŋ <sup>33</sup>	ni <sup>21</sup>	pa <sup>55</sup>	ʂɿu <sup>33</sup>	sɿu <sup>33</sup>	ʂ <sup>55</sup>
频次	1	1	1	1	1	1	1	1
字符								
读音	kuoŋ <sup>33</sup>	vā <sup>24</sup> ʂa <sup>33</sup>	viiŋ <sup>31</sup> taŋ <sup>33</sup>	xuŋ <sup>33</sup>	ʔā <sup>33</sup> taŋ <sup>24</sup>	ʔjɿu <sup>55</sup> xē <sup>31</sup>	liŋ <sup>31</sup>	kuā <sup>33</sup>
频次	1	1	1	1	1	4	2	1
字符								
读音	fē <sup>33</sup>	viiŋ <sup>24</sup> kɿ <sup>33</sup>	mai <sup>31</sup>	xuŋ <sup>33</sup>	saŋ <sup>33</sup> ta <sup>21</sup> liŋ <sup>24</sup>	kai <sup>33</sup>	vai <sup>24</sup>	sɿ <sup>33</sup>
频次	1	1	1	1	1	2	2	2
字符								
读音	je <sup>21</sup> ma <sup>33</sup>	tɕi <sup>31</sup> ʂu <sup>24</sup>	liŋ <sup>31</sup>	vā <sup>31</sup> lā <sup>21</sup>	ʔa <sup>33</sup>	kai <sup>33</sup>	toŋ <sup>24</sup>	ʔau <sup>31</sup>
频次	1	1	1	1	1	1	1	1
字符								
读音	zɿŋ <sup>24</sup>	tɕē <sup>33</sup>	xɿ <sup>31</sup>	ʂau <sup>33</sup>	vɿŋ <sup>21</sup>	xuŋ <sup>33</sup>	ɕiu <sup>55</sup>	ʂau <sup>24</sup>
频次	1	1	1	1	1	1	1	1
字符								
读音	ʂuŋ <sup>33</sup>							
频次	15							

3. 不可读不可解字符：集中分布在第1册第39-42页，共4页；第3册第3-6页，共4页。两册总计8页。共出现82个（可能含异体字），频次计125次，具体如下：

字符										
频次	2	2	2	1	2	1	1	1	1	2
字符										
频次	2	2	1	2	1	2	2	1	2	5
字符										
频次	2	2	2	1	1	1	3	3	2	5
字符										
频次	1	2	1	1	1	1	2	3	1	1
字符										
频次	2	2	1	1	1	1	2	1	1	1

字符											
频次	1	1	1	1	1	1	2	2	1	2	2
字符											
频次	1	2	2	1	1	1	1	1	1	2	1
字符											
频次	1	1	1	1	1						

4. 有音无字音节：共出现 17 个，分别是  $k\check{s}^{33}t\check{r}u^{21}$ （词后加音  $k\check{s}^{33}t\check{r}u^{21}$  或  $t\check{r}u^{21}$  表“犯、冲”之意，出现 9 次）、 $\eta u\check{a}^{21}$ （表“天/日”意，出现 2 次）、 $ma^{33}$ （表“来”意，出现 1 次）、 $mi^{33}d\check{e}^{31}$ （表“不能”意，出现 1 次）， $\eta\check{a}^{33}$ 、 $t\check{s}\check{y}^{24}$ 、 $v\check{i}\eta^{31}$ 、 $kai^{33}$ 、 $ta\eta^{33}$ 、 $khau^{31}$ 、 $s\check{r}u^{33}$ 、 $ju\eta^{21}$ 、 $zui^{21}$ 、 $z\check{o}^{55}$ 、 $zui^{21}$ 、 $vu^{21}$ 、 $khau^{31}$ （以上音节意义不明，均仅在文献中出现 1 次）。

5. 摹形字符：前 4 部分在能否解读和释义的基础上进行归类，该部分与之不同，这部分字符为摹形描绘图符，数量不多，计 22 个，每个仅出现 1 次，字形为描摹形态，表意直白。











字符					
读音	$k\check{r}i^{55}k\check{i}^{33}\gamma\check{o}u^{31}d\check{o}^{33}$ $z\check{u}\eta\eta^{24}$	$ju\eta^{21}tha\eta^{31}$ $ku\eta\eta^{24}$	$ju\eta^{21}p\eta\eta^{33}t\check{u}\eta\eta^{24}$	$\eta\check{y}^{55}tha\eta^{31}su\eta^{33}$	$t\check{c}a^{55}\gamma\check{o}u^{31}$
意义	鸡吃田里的粮食	羊角抵圈	羊扑树吃叶子	龙抵两个	抓米
字符					
读音	$vai^{21}tai^{33}thi^{31}t\check{o}^{55}$ $d\check{o}\eta^{33}$	$vai^{21}tha\eta^{31}t\check{s}\check{y}^{21}$	$kai^{33}t\check{c}iu^{55}$	$kai^{33}t\check{c}iu^{55}$	$l\check{y}\eta^{21}k\check{i}^{33}ma^{55}pai^{33}$ $pa^{33}$
意义	水牛死底下坎野外	水牛角抵黄牛	撮箕	撮箕	猴子吃山顶果子
字符					
读音	$ji^{21}$ ①	$ta^{33}va^{31}$	$su\check{a}^{55}$	$\eta\check{y}^{21}ku^{55}ku\eta^{55}$ $d\check{o}^{33}t\check{s}\check{u}\eta\eta^{24}$	$ma^{31}lan^{24}e\check{r}\eta^{33}$
意义	火	摸眼睛	切	蛇盘居洞中	拴着尾巴的马
字符					
读音	$tai^{33}lai^{33}p\check{r}u^{31}$	$t\check{o}u^{21}$	$ma^{31}zai^{21}t\check{c}iu^{21}$	$f\check{e}^{33}k\check{o}^{21}t\check{s}\check{a}\eta^{21}$	$pa^{55}k\check{a}^{55}t\check{u}\eta^{33}$
意义	死人多	桃子	尾巴	握拳	烟杆
字符					
读音	?	$l\check{o}^{24}ni^{55}\eta^{55}pei^{33}t\check{s}\check{a}\eta^{21}mi^{33}d\check{e}^{31}$ .			
意义	（意义不明）	小孩 出去 玩 不得 小孩子不能出去玩。			

### （三）文本试解











摩公经书虽有部分页面、段落能诵读并可解释部分单字义，但成句、成段解析确切意义仍然存在困难。以下试解个别句段<sup>②</sup>：

① 此为诵经音，“火”口语读  $vi^{21}$  或  $ji^{21}$ 。



② 第 2 册第 7 页第 2 段，原文竖排。此经文为择吉所用。古时天干 10 字用于每月 3 旬纪日，地支 12 字用于纪时辰。











    甲,      。  
 tɕɿŋ<sup>33</sup> tɕe<sup>55</sup> liŋ<sup>31</sup> tɕaŋ<sup>33</sup> kə<sup>55</sup>, ŋei<sup>24</sup> pa<sup>55</sup> ʔi<sup>55</sup> sɿ<sup>21</sup> taŋ<sup>33</sup>.  
 正 七 ? 庚 甲 二 八 乙 申 敬香

正月七月庚日甲日, 二月八月乙日申日宜敬香祭奉。







    ,     (  ) 。  
 saŋ<sup>33</sup> khɿ<sup>31</sup> luŋ<sup>21</sup> tuŋ<sup>33</sup> vɿŋ<sup>24</sup>, sɿi<sup>55</sup> tɕə<sup>24</sup> phɿŋ<sup>31</sup> nɿŋ<sup>21</sup> ɕɿŋ<sup>33</sup>.  
 三 九 龙 互相 甩、扔 四 十 丙 射 尾

三月九月龙(辰)时一起弃(不吉), 四月十月丙日宜狩猎。




(注: 原文缺  字, 据他处同一句子及摩公所指而补;  原义“尾巴”, 此处代指猎物。)

    ,       ,  
 ŋu<sup>31</sup> tɕə<sup>24</sup> ʔi<sup>55</sup> tɿŋ<sup>33</sup> kui<sup>55</sup>, saŋ<sup>33</sup> lo<sup>24</sup> khɿ<sup>31</sup> mo<sup>24</sup> tɕhi<sup>31</sup>,  
 午 十 乙 丁 癸 三 六 九 戊 己

十月乙日丁日癸日午时, 三月六月九月戊日己日,

   ,   。  
 mo<sup>24</sup> tɕhi<sup>31</sup> tau<sup>55</sup> tɕuoŋ<sup>24</sup>saŋ<sup>33</sup>, tu<sup>55</sup> zã<sup>21</sup> tɕuoŋ<sup>24</sup>saŋ<sup>33</sup>.  
 戊 己 做 高凳 造 房 高凳(高)

戊日己日宜打家具, 造房屋。

(注:  “高凳”泛指家具, 亦为“高”义, 用于修饰“房子”, 、 指“高房, 房子”。)

我国西南民族地区自源文字种类丰富, 是文字学研究的重要资源(邓章应 2007; 王元鹿 2014), 云南宁蒗壮族古文字是其中新发现的一种, 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宁蒗壮族摩公经书文字与贵州、云南北部部分地区壮族、布依族摩公经书文字部分字符相同或相近, 且均为自创字和汉字拼盘杂糅, 字符、图画混杂使用, 这些地区的经书文字相互之间应有较密切的关系, 有待作比较研究。除了宁蒗壮族摩公经书仍可读、可解部分字符、图画之外, 其他均已不可解读(周国茂 2010, 2013; 莫廷婷 2019)。由于云南北部、四川南部金沙江两岸的壮族、布依族来源于贵州地区, 约是明清时期社会动荡时逐步迁徙而来, 其使用语言也与布依语第三土语最为接近(李锦芳、黄海暑 2018), 因此这类文字极有可能来源于贵州地区, 先前已在贵州经历了起源、发展阶段, 其产生的背景明显与汉字影响、本民族需求、民间宗教活动需求等几个因素、社会背景相关。此外, 宁蒗和其他壮族、布依族地区同类经文中也发现有部分与水书相同、相近的字符, 壮族、布依族、水族同属壮侗语民族、百越后裔, 居住地域交错, 文化相互交融, 也同时注重吸收中原文化, 因此, 这类新发现壮族、布依族古文字与水书的关系也值得探索。

## 参考文献

- [1] 邓章应. 2007. 《西南少数民族原始文字的产生与发展》,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2] 和建全、张雪英. 2003. 《宁蒗县壮族的婚姻、丧葬习俗及宗教信仰》, 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宁蒗彝族自治县委员会编《宁蒗文史资料》(第二辑)第232-245页,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 [3] 李锦芳、黄海暑. 2018. 《云南宁蒗壮语语音特点及其变异》, 《民族语文》第3期.
- [4] 丽江地区行署民族宗教事务局、丽江地区行署地方志办公室. 2001. 《丽江地区民族志》, 昆明: 云南民

族出版社.

- [5] 罗祖虞. 2016. 《中国布依族古百越文字首始调查及研究》，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
- [6] 莫廷婷. 2019. 《云南东川布依族摩公经书文字研究》，《贵州民族研究》第 12 期.
- [7] 王元鹿. 2014. 《壮族古文字的研究价值与待解谜团》，《龙岩学院学报》第 3 期.
- [8] 云南省宁蒗彝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 1993. 《宁蒗彝族自治县志》，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
- [9] 周国茂. 2010. 《布依族古文字研究》，《贵阳学院学报》第 4 期.
- [10] 周国茂. 2013. 《布依族传统择吉书古文字：古骆越文字的活标本》，《贵州社会科学》第 6 期.

##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Characters in the Zhuang Mogong Scriptures in the Ninglang Yi Autonomous County, Yunnan Province**

**LI Jinfang, JIANG Yafei and HUANG Haishu**

**[Abstract]** The scriptures used in traditional activities such as the ceremonies at weddings or funerals hosted by the Zhuang Mogong celebrants in the Ninglang Yi Autonomous County, Yunnan Province are written in a unique writing system. The script, used by the Zhuang ethnic group, is newly discovered but has been in use for a somewhat long history. It is a combination of invented Zhuang characters and borrowed Chinese characters (including metamorphic Chinese characters). Characters mainly include the left-right and top-bottom structures; and in addition, there are also enclosed, embedded, intersected and other structures. Characters are formed in the following methods, such as shape-copying, pictograph (whole and part), ideograph, indicative, phonetic loan and metamorphic (vari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The Mogongs know part of the characters; some others are pronounable but with unknowable meaning, and still others are completely obscure in both sound and meaning.

**[Keywords]** Ninglang the Zhuang people ancient script research

(通信地址：李锦芳 100081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院  
530006 南宁 广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院  
姜亚飞 101400 北京 北京怀柔区教科研中心  
黄海暑 650500 昆明 云南民族大学南亚东南亚语言文化学院)

**【本文责编 吴雅萍】**